

古穰集

卷二十五
文三十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五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

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軼輩竊弄威權人又

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禎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謂

賢與有禎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長樂郡
振鐸西
請卷中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禎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折水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為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禎一人李賢在夫有妄言今與有禎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

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柰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酒盃接殷勤之歡或有宣召同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惟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做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

之士踈者雖正以為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禎等三人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時賢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况翱雖老精力未衰必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為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某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

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為公計為朝廷慮也已而賢為石亨輩嫉而黜為福建叅政

上召翱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既不去何建令往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而從之翱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欣悅歸向徐有禎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為衆論所推入閣與有禎同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助有禎展盡底
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
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
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
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
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
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慙懼已而盛怒欲罪
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
意有禎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
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_咄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
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于獄是日晚雷電大
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
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
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於亨亦謂有禎主使
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
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內帑銀三
萬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怫然曰不可不

知其弊者以為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於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

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先生

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

為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於己古之

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於己也後

上亦覺有禎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禎不然先生

之言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

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闡明白已而

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護

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

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為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廷

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賂於權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徇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其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耳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啻侵犯今

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竇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賚賞賜以與之賢曰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李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為梗得李來保送使臣而回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覺之且厭石亨輩朝臣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

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

上意謂賢當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頌首曰

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
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贈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
九十兄弟五人長廕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
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受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
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今若
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侯者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
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溥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

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其明哲如此

四月中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為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

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上為其弟乞息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息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王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賊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于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都御史西人中擇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平易亨尚猶豫復會尚書王翱議翱薦工部尚書趙榮賢以為不可翱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其甚不然云此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翱與亨謝而從之一日

上召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為然賢請勅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於昂當用之不然方用昂洎會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中召賢嘆

曰為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笑

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頗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為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關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

媿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徒多濫泊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數萬上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

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身慨然曰吾薦之煩乎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謂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賚勅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
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 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對賢
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
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
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

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
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
痰作二日泊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病衰朽之人實不

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

諫之次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問曰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授職亦不相拘聽其

自在俟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福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為待帝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者此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右脚指下為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致發腫五月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即問之左右以疾對即遣太監裴當賚羊酒來視疾六月一日復遣當同太監安寧賚銀五十兩來視又命太醫

劉禮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遣玉來
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叅定七日趨朝入謝
上甚悅且云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慶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兩月
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訴衷曲乞回賢謂若肯就職或有
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輔導進學之法賢
必能贊說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閒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
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或忘
况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暇令與弼從新講
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
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謹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謹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
得賜與為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

書令有司供月糧食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實帝
王盛德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
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五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六

天順日錄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為不
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為之奈何賢謂人君之
權不可下移果能自覽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其私情
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
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
先生處然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

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慶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陛下敬天敬

祖宗孝

母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加
息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
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
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
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
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土多不願
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
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
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
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
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
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叅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柰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安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勛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

但祖訓以為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壝為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譏亂小人朕初復性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歛之於民聚廉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為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

冬十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下情之弊時往往差錦衣官校出外提抄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無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達此情

上初不忤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左右貴近所囑目而譖毀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疎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遽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隙

排謗時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即乘此駕說
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為瑜至必不用又謂石
總兵已達於

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

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為尚書群小愕然衆毀方息

上初雖聽譖怒言錦衣之弊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過
於賢所言者召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者
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斂不敢縱意求索人或為賢危之曰
先生招怨如此柰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御
史劉濬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

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振使將校聞此言豈
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
是舍其非不宜見譴

上乃止終不以為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曰
如某御史多言便以為當說濬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悟
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召賢曰溥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
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
以馬駝進

上怒擿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

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
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於 奉天殿

上顧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正旦
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
成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掌大兵小人欲圖富
貴者以為必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盡之

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為功殺王
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軫封太平
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
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
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
公行強預朝政掠羨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
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
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
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
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
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

置身於法藉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寃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身門下而身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何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端兆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讎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貢曰此

祖宗舊制即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翱及子三人待宴以勸其衆輿論懽然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昺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欲任以戶部尚書

上問賢以為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未見其人及銓至京命賢觀之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御史年富執

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為然不意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賢以為實然一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富為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內府庫官奏金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勅戶部議欲以蘇松嘉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上召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

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今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之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家人冒報者亦二十余人具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革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太后必盡革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

母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毫末
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士知其無私委任益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問其可
否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差失
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官惟一
二者舊持加重焉自餘雖一時寵眷至享一旦有失即置
于法畧不假借用是不敢肆然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着查究則不
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着
廷許今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
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
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
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
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
上召賢謂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

旨意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
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
之亦皆竦息交通之弊遂止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撓攘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成者舊依然在职豈有毀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

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閉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公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授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天下氣儲關於朝廷驗之果然景泰時不孝於親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朝廷之上怨恨憂鬱之氣充滿是以六年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於上氣乖於下一年甚於

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息以相愛有禮以相接歲時調和年穀屢豐海內之民無飢寒流離之苦由是觀之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天下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之言信不誣矣

耿九疇軒輓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之罪反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知其為人清正但苟享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

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賢竊慮彼時臺憲本無罪被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朝政之失幸而召用以見朝廷悟亨之非所係不小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輒之為人亦不易得賢因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理之論及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輒遂召為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閑而遽亡邪尋以左都御史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辯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辯其枉者可也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七

天順日錄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沒時

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召問畢從容言曰
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多不能存
活

上曰為之柰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

上曰如何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與戶部行
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巡按
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天下奏

水災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愆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怨考官有鼓其說者謂賢有弟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議方息不然欲誅考官者尤衆賢謂此舉子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為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舉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之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

如此乃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可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

上意初不欲雖勉強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泉始以為然人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疎遠不可顧也

四年秋

上召賢與正翔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為兵部侍郎其巡撫湖廣亦暫設耳

上以為然翔曰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上亦以為然諒至適戶部亦缺人因

上召言及諒賢以為指正缺而他轉班序及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戶部

上以為然命下輿論亦愜翔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

京府君陞此職錢穀之事久經心矣賢非一時自定蓋亦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不行救護

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筭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之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詳字語日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况尚書王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翱訪其人得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於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為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禎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軌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賢與翱曰

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下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名賢曰大理寺是審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為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辨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翱議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于文華殿

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翱以賓對遂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名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若肯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理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名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天順五年四月

上名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柰何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日

上名賢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令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

歸怨爾數人矣宜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
今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廢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
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
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
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
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
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
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年
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陝西涼州莊浪一帶虜寇侵犯
圍困城堡日久不退及遣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
莊浪合兵又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羊馬
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勦殺於是以兵部
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為總兵官京師出軍一
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與會昌侯孫繼宗
吏部尚書王翱及馬昂四人言於
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况又起兵宜寬恤以蘇民困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監牛玉亦聞下情如此力贊
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苦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
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
而忝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名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
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
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
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息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
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
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統擁兵入內為變
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禁門不開欽兄弟與

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遠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
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息之人後 朝任人委任行事且行欽
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佈於各禁門待其開
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
朝房聞捨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間呼錦衣衛指
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
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
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
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遠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為此
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一爭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

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
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
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
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
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鏗領官
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
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
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
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
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
覺各門既關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
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怏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占
民田謂賢與徐有禎主使被誣害言官方欲劾其不法
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禎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御史
耿九疇等置于獄十三道掌巡御史盡置于法從此言路
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
相繼反逆賢因言於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聞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設
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

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以貞勞之陞用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於國家之事於己無益也不但無益於己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於此故惓惓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為莫敢譏何由是覆宗絕嗣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吉祥石亨張軼揚善實塞之今宜速開可於詔書內列之賢曰此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於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

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賢曰宜令六部共舉

舉三人以南直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為如此誠不可

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又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

上召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

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為賊所傷乃能力疾恭事忠勤可

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勅奉行賢即具本辭免

上曰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明日

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

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

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望尤

未滿也子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蕪羨秩不思所幹

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先不然雖兼十官

亦非美祗取士林之譏謂也且景泰間任其自擇好官兼

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十員名爵之濫至於如此不

三數年華之一空能免誅謫以禮去官者兩三人耳韓子

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士大夫宜以此為戒不可貪一時之

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

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

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女

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

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

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

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

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
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鍾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王好玩味况聖賢聽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動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

然三司官統兵頗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

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

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暖耳稍用雙目即熱賢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矣時翱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翱為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

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予謂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連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經

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明年益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為允當

上以為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與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琚等疾出班趨去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選妃事

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逐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賢即報瑁疏乞致仕瑁速上陳

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名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睿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喜睿之當陞若非先報瑁亦不知

上意不悅必不求退

上怒未可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瑁能見幾而作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於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也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八

雜錄

學者於聖賢之道貴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要之講明者亦粗通文義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難矣哉

宋朝理學最優於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倡起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為務觀其於諸先正書問往來論辯不已若渠不留心寧有此今則借為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於聖賢立身行己法度茫不在意視理學不知為何物也可勝嘆哉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及觀取士

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則單之蓋抑
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
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意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場中仍
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吳草廬得弟子如虞伯生而不能傳其道其究安在非草
廬不悉其傳也意伯生初遊其門已無求道之志不過欲
正其文詞而已不然以伯生之質果能刮去詞章之習一
力從事道學豈不得哉願乃耽於詞章觀其作詩不下萬
餘首宜不及於道學也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
資美處某嘗欲從遊以官鞅弗果斯人疏於處世直道見
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
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
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為
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備省政
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哀戚之
情甚略

當道者宜用人之長今有以謀畧薦者見其人以勢位臨之畧而不接曰予既知之矣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予謂如此為國家計固踈矣其自為計亦未為得也何則古之宰相惟不自用而各盡人之所長已而事就成功宰相獨收其名向也所長之人不預焉唐之房杜是已今慮不及此必謂天下之人無踰於已者嗚呼何見之晚也昔者周公之聖天下之士豈復有過之及之者觀其吐哺握髮之心蓋周公未嘗自以為能必謂天下之士高於已者多矣今無周公之聖而謂天下之士無踰於已者可發一嘆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亦當

道者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美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為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喪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不以為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

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唯恐位之不高於才也士在學時坐誦書史有志聖賢之道者甚衆且曰窮經將以致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做事業當如此立身行已一旦出身而授之以職惑亂於利害隨時上下任其天資而行之無復留心於向日所窮之經不知為何物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鞵吳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鞵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心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右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

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於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

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初

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悉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虐歲或者天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濫御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怵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濫無度佐巧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為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擲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盥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甲失墜於地怒其錯不得已而啓座自拾錯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

欲捷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
老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若有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

在首揚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能

繼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
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
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
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
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
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列文曰初學
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去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
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胡
儼為知人後胡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
免

仁宣以來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身任而不
辭士論兩高之

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教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
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
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濶老儒因講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
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
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
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
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
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
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叅安得無訟孔子之意
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
至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亦多言訟
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
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
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持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
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經
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可久官滿年
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而去于今果驗蓋知者嘗見於未
然弘茂有焉為人恬淡少許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心勝
以故未至卿佐區區獨加敬焉為序以贈其去至今不忘
也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
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貧不堪
者甚為所逼於是鄧茂七聚眾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
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
易搖如此

自振專擅上千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
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於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
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
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
往東流於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於內府乾方
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
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
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
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
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

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自於冢宰乃
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
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
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鼓即震驚衆以為不祥明日
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
人情汹汹聲息愈急隨 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
令畧陣明日當過鷄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
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粹
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
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謀於英國公不得聞竟行人人自

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遍野所遺一空村至

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
鎮大同中官郭啟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
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
營過宣府寇追至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
率五萬兵迎之勇無謀冒入鷄兇嶺胡寇於山兩翼邀阻
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
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
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
三四里寇復圍四面繫之竟無一人與聞俱解甲去衣以
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

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

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

餘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勳戚文武貴臣

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振專權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獨加

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衰老

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

人寡言咲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老泉論漢高帝命平勃斬噲一事謂帝不以一女子斬天

下功臣但欲除呂氏之黨亦未必然戚夫人寵冠後宮又

生子如意豈尋常比邪雖以呂氏結髮之妻亦由此見疎

以太子正名東宮尚欲易之夫帝之寵愛戚氏如意如虎

之乳子犯之者立見壘粉今乃聞噲黨於呂氏欲俟其宴

駕盡誅戚氏如意之屬宜乎發怒而立欲斬噲當時若聞

呂氏太子有此謀恐亦不能保也况樊噲乎帝崩戚氏母

子竟遭呂氏之毒吾知高帝之目不能瞑於地下矣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
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
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
權臣挾

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大同見虜
勢猖獗殆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鬪志人馬飢困虜衆
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羈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

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然

上皇在虜言問不通者一載餘矣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
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謠詬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
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為臣者效命之秋
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
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於此因問向日土木之
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
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脩
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
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鷄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濶著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的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上擦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的人試驗箭去著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驪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毒藥排於四圍後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著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著吳良叔了進與 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恠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既死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三

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来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為他将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的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著他殺是下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的

上天發怒降災也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
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
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
問來還著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
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著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
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
男子我監脩史書備細寫上著萬代人稱贊也先咲曰者

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

先顧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

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
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
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回而獵射獲一獐
來獻受謝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僕入大內
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
不可過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於言詞應對不窮有以
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
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
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古今人所見亦有畧同者予嘗疑天以為有極不知極外
又是如何以為無極凡物豈有無盡之理曾質疑於薛瑄

先生以為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予
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氣之有形者言薛仍以爲
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畧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至今未見
如何可見其疑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遭豈有無邊
際俱轉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
再有百千萬億箇天也無了期誠不可知而可疑也予嘗
又疑穆姜言隨之四德時孔子未生而孔子文言為乾之
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易語曰正其本萬事理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經中無此語可疑又嘗見左氏
言絳縣老厯甲子有亥字之義不能解及看劉元城語錄
乃見前輩亦嘗致疑留意於此於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

其本數句知為古大傳之言於亥字之義推之甚明白由
此觀之學者讀書不可草草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八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九

雜錄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爪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
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
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息義兼盡有病者
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
禮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眾獲免未幾乞
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

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
 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
 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粹
 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
 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
 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狀順
 猶回護當關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粹之亂毆至死人情
 始舒順體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
 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倜儻豪邁不群嘗為河南布政臨事
 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部不刻其待

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者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

即嬉與語者不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但為御史時被

同出巡言搜得私物杖繫于京後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

配以罪解部猶報怨決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

材大夫之流也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近

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然則

人豈有無知覺邪人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人為最

靈其所能者非物之比然物之所能者人亦不能為如蜘蛛

吐絲結網人豈能為其為網也布置不紊今日拂去明日

又成其速如此且以兩樹並列枝幹參差亦能高牽於

兩樹稍端而結網於中間甚可怪也以此推之物物皆有能

山川之生俱有理予嘗遍歷蜀川登高而望萬山雜亂誠不可辯若沿川而行亦如樹之枝幹然各有條理以此溪澗之水未嘗有壅阻而不流者且岷江自岷而出以至於海數千里之遠若非山川自有條理豈能通達大禹疏鑿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去其兩傍石之阻者予嘗經過三峽見兩山壁立萬仞而中則通焉此造化之妙有非人力所能為也且衆水之流俱來附合初無蔽障而不附者以此見得有理存焉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抵以心到為要心苟到矣

眼口未有不到者若眼口到而心不到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也予嘗讀書心忽思念他事眼雖看書口雖念書只茫然過去却收心復看如未嘗見者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末其放心而已即此可驗

過則相規善則相勉惟朋友能然今之交友盡此道者絕少士習所以卑陋也且人之不幸莫大乎不聞過若如子路聞過而喜人猶肯告若惡聞者如諱疾忌醫人誰肯告而况在高位者乎

都御史洪英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為文選主事辭藻新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未嘗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泊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妄訴之

且加謗毀 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笑於謫智

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叅政布政侍郎俱纔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名拜地官輿論懽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過少變於前未幾以失囚左遷其學甚博為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酒一甌

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為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詠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陳鑑為人忠厚端謹為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餘年見其美鬚髯呼為鬚子爺爺每還朝必遮道送之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早至必得兩飢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恕流為私恩同列少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為長者以疾致仕識者羨

之
寧者先要去一矜字能去者百無二三大抵天資美者自然謙下不自誇大不然鮮有不矜者靜觀接談者必言已所行事如何往往言其所行之美事而過惡之事則不肯言與古之君子善則稱人過則稱己者異矣
物我無間之心寧者誠不能存亦嘗體驗自己每有家人買物買之多者則喜或有虧者則怒是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也雖欲勉強平心云不要虧人未嘗嫌其多也此等克己工夫誠欠若更不勇力行之望入聖賢之域難矣
嘗於靜時體驗自己所思偏要思在富貴利達上去情意樂然有時竟得所思是人欲轉思向道德上去終是勉強

以此竟得過人欲存天理之功甚難且所思不正便能知之即奮然欲止之只在心上驅遣不去急引正道思之亦不能奪以此竟得素無存養之功大抵中人以下之資皆如是也

古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范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為一者也柰何今之事君者惟顧利害事

有當為者稍涉於害即止而不為自以為得計或有不宜為者有利存焉則勇於必為由無四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霸州守張需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於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安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為有神助泊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以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鷄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由墮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

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諂於宦官王振捕之下獄樵薪幾至於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兵部尚書鄭棊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棊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謀於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矣又

以書罵之。整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名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於士林。惜之清議無所與云。予榜狀元。曹鼎為人。踰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恭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脩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鼎。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察明日廷對。察策最詳。殆及萬言。

遂為狀元。刊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於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為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霍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詳說。大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於世。

襄城伯李隆。半資。擬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

靜景識大體富貴尊嚴擬於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
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
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重
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
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輒天性廣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
行忽落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
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只待舊衣之乾後為御史獨振水
藥之聲用當道者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任富貴
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泊輒在任一切供給皆罷
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間於四時破則

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
廩米時值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減回
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
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
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
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
以此少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
席會諸僚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為僻
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
若此真鳥中之孤鳳也

慶士吳夢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

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
畢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卺之禮另舟赴京拜父母
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夢往謁之至大門
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
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
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
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
取於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
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
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既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糧於是皆
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

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詠物適興宵襟高邁凡經史子
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
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
出人皆笑其迂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
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
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偉温州人魁梧端重為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酬
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賴闔省上下咸
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
而眩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後繼
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遷運使於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

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
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垂白在堂屢乞致仕兼以輓
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終於任所士林惜其位不
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自
比而物形莫遁妍醜自分亦必詢訪於前方能如此自謂
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決責懲戒俾
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於寬况世無
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柰何小人猶有不足者
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權
無誇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於心而情不能無愠也第以
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莫不鑒
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觀實行妄作之人飽載而
還者反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何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為將
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
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
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
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
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
指揮畧不較也不止於為勇將而已威振邊夷西羌北虜
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備叅之名將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服一出境邊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總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邁怨相訟卒白其枉惜乎位止於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禱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却營胡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

邊者不過朵顏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誦道取之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為急所存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中忠恕有愛民之意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

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
教於閣下先生後卒於土木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人
或惜之

戶部侍郎焦宏初父為萍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為恨
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高下
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學求科
目出身為汝父增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人榮之宏
為御史出色見重於閣老薦副臬司尋遷方伯江西人畏
而愛之及在戶部聲名益著為人爽愷變通和氣溢於接
談之際尤篤厚於鄉人寬亦繼為御史宏子鈍又中進士
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地闕閱無出其右也

先儒謂心有主則實外患不能入心有主則虛外邪不能
入又謂有主於中謂實外邪不入謂虛若以愚見有主則
實外邪不能入有主則虛不可言外邪不能入且凡物安
有虛而不能入者如人之身體虛弱者邪氣便能侵入蓋
有主則虛以虛明而言於物無不照耳若伊川之意謂心
體虛明主敬而言方可說外邪不能入也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
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
宮內為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
罷之

古穰文集卷之三十

雜錄

宣廟初思用舊人名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圖棊曰臣不會着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踈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踈之則君德可脩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

文貞於本朝為巨擘側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胡軫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在鄉猶倚當道友聲勢自尊宦其地者避之不較其於詩文有作即刊况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脩輩俱在朝惟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為贊繫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嘆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於魏徵若留於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

在此如此行事勇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彼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尤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况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脩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黜為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

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嚇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名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斬哀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乃舉聲大哭曰將何為辭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攷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業於宋景
灑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
不可犯景灑不能及也

蘇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
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
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
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
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
窮其巢穴而寇首思人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
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
驥再往起兵如昔東南搔擾一羣民騷弊始不可言復窮其

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蘇川不如此中
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
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民以
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
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予在驗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名
西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無他
即是求知既而以事相關入閣問知其名因話良久未幾
孔目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嘆曰我不識此人真予一見
竟不往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為異端同類有掛其象者即斥

其非以為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家宰宅見正
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
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
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
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佐墓誌西
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一求於
東楊即納而為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
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為墓碑雖未識其
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發揚之必有
實也彼祖吾復為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所
以發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於後
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子因思唐之張說愛姚崇之玩物
而得之盛為稱許之辭於碑蓋有愧於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
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
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
秋勅文武大臣赴內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
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
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
脩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夫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

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揚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住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寒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揚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際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己進退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璉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賊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

西揚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然待諸生少息病者必以為詐務出而驗之因而止者亦不恤也以故諸生一登仕途必遠之遇諸途若不識也徒悵悵而莫能自省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酌酌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

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 朝廷多事士大

夫交章乞起之名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柰何攻之者衆目為奸邪暴其情狀終於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為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泊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踣而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資篤厚望之者知是享

爵祿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憚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戲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歟是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強為笑容而已

吏部侍郎洪璵接人踈慢好褒貶人以求學自負太言不慙自矜其高初為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學士大言其設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為侍講與經筵洎吏部侍郎缺力薦璵衆知不可莫敢抗既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沒遂鬱鬱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為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按廣東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臬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

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參軍務往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為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數求精務充國課商貨微矣民或困

弊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接下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蕪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濫小民賴以振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叅政鐵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叅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侯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而出戰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

體至死詈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已平
氏有愧焉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勅
辭盛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
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
牙
今以他事牽之

陛前粹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于
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懼兵
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險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

計劾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遂
振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為
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惟
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當
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
為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
拙以貧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
去堤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大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於此
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羨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驗封
主事人以為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為之先容者已而察

知出於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璉侍郎鄭誠命予作詩以
嘉木為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如也既又查
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為人如何予不知也命下之日予
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與富貴氣象之人
並處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持彼亦不敢慢焉文選郎中
吳敬自重自高闔部官僚莫敢與之抗禮而效勤諂事者
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諂不慢久之反重予為人而見
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凡百專取利予見其勢不可與較
惟閉門看書而已源恣氣乘之予處之安然已而勢去却
相親厚予亦處之如常予每自謂未必於已無益也蓋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動心忍性之意且因此以予為

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稱正孟子所謂不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
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
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
初遂罷此例仍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
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
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特此帖於尚書王直前斟酌用
之將盡復增之方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 命下令人傳
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
求知於人耻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况其素
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 命下

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論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恆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於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於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會于被薦遂轉兵部遷文曜於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檢邪賴于謙力保存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謫當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文曜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

者于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以為無用腐儒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老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愛每經筵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數盃及文曜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如何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予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卧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卧必不肯為後漸聞其所譖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曜亦有代為之意謙蓋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內閣翰林黃諫即來見予曰恭喜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準問王

嘉祐外議如何對云夫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夫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天下以太平責之夫人自料君臣寧若魚之有水乎準深服之以為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為內相時事如此入閣何為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因

上欲將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闔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遜翰林於是

為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辭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賫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恭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恭命太監張永等拿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將冕輦白于

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為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禎亦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禎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禎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蓋見天道之好還矣

景恭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請易太子乃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立之即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

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正本十策且乞駕中朝夕省覽少助身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侃因災異上言近日李某所言有關

聖躬畧不省覽無恐懼備德之實災異疊見殆由於此覽此奏却將予奏疏取入騰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楊寧見之嘆息一日見予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乃逐條為前件以為當留意行之本部尚書何文淵問之求稿一

曰忠鯁之言也少保于謙見之曰人所難言者南京奏陳敬宗曰聞其題目知為至論矣後頒君鑒於群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最切要者乞體而行之景泰覽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為中官王誠曰欲上學此數君耳乃領之但流於荒淫不復介意

士大夫行己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禎素行持公者少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禎遂改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意遂以有禎為改常從而媒孽其短者甚衆向使素持公道豈有此乎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楊溥奉

勅撰

奉政大夫禮部郎中臣黃養正奉

勅書并篆

聖天子嗣登大寶之八年中國尊安四夷賓服益宏政教以隆太平丕惟弼直之功身成之效咸在得人每臨軒策士以求真才是年得曹鼎等九十九人恩榮宴賜咸循舊典仍 詔有司題名于太學

命臣溥記其事臣惟儒道與世道相關世道之泰儒道之行也越若唐虞夏商周三代世升大順民樂雍熙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堯舜禹湯文武以儒道君之而阜夔稷契伊

周召以儒道輔之當時君臣嘉謀善政載在方冊足為萬世法程及周之末世既云遠先王之教日就湮微於是天生孔子刪詩書正禮樂以儒道師天下後世譬之規矩準繩必由是而後為圓為方為平直也三代而下有天下長久者莫如漢唐宋其間英明之君賢智之士相與協贊維持有為於當時可稱於後世者亦彷彿乎儒道者也洪惟聖朝

祖宗立法一本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皇上以大德統承之緝熙

聖學崇尚儒雅期躋斯世於雍熙泰和之盛諸君子講求聖賢之學帝王致治之道以儒進身誠千載之嘉遇尚思

力行以副

聖天子取士之心斯於吾道為有光焉臣溥謹記

賜進士及第第一甲三名

曹鼎 直隸真定府趙州寧晉縣

趙恢 福建福州府連江縣

鍾復 江西吉安府永豐縣

賜進士出身第二甲三十五名

梁宏 浙江温州府永嘉縣

高旭 福建福州府侯官縣

蘇洪 直隸真定府晉州安平縣

舒瞳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

鄭亮 福建福州府閩縣

馬諒 直隸和州

石瑁 山西大同府應州

林灝 浙江台州黃巖縣

劉益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劉禎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蔣銘 江西南安府大庾縣

范琮 直隸蘇州府吳江縣

王弼 江西饒州府鄱陽縣

李詢 河南開封府陳州項城縣

沈讓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

林茂 浙江嘉興府秀水縣

王用 浙江寧波府慈谿縣

黃回祖 福建邵武府泰寧縣

傅綱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

蔣箴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

李賢 河南南陽府鄧州

盧彬 陝西西安府咸寧縣

黃璜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

吳方大 江西臨江府新喻縣

黃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張彞 江西臨江府清江縣

程武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

俞憫 浙江紹興府諸暨縣

高奉 山東萊州府掖縣

尹昌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方迪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

陸瑜 浙江寧波府鄞縣

徐 珵 順天府宛平縣

劉 哲 江西吉安府萬安縣

吳 高 廣東恩州府歸善縣

賜同進士出身第三甲六十一名

梁 亨 陝西西安府咸寧縣

項文曜 浙江嚴州府淳安縣

侯 潤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

鄒來學 湖廣黃州府麻城縣

竺 洲 浙江寧波府奉化縣

劉 綱 山東濟南府禹城縣

侯 臣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

陸謙光 浙江寧波府鄞縣

鮑 輝 浙江温州府平陽縣

王 鐸 四川順慶府廣安州岳池縣

宋 雍 順天府宛平縣

李 紹 江西吉安府安福縣

陸 矩 直隸河間府阜城縣

鄭 悠 江西建昌府南城縣

姜 洪 江西撫州府樂安縣

宋 懷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張用翰 河南南陽府汝州郟縣

譚 溥 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

蕭 肄 山東兗州府東阿縣

楊 鐸 河南開封府原武縣

趙 智 浙江嘉興府秀水縣

祝 暹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趙 迪 山東兗州府武城縣

何 瑄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

曾 暈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

張 傑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謝 磷 江西吉安府永豐縣

盧 欽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李廷修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

馬 嵩 河南開封府陳州

蕭 璵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

潘 洪 四川重慶府合州銅梁縣

彭 祥 四川嘉定州峨眉縣

王 璿 河南汝寧府信陽縣

梅 森 應天府上元縣

封 祥 四川叙州府珙縣

陳 金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

王 亮 順天府霸州大城縣



P88 以后缺

趙 徵河南南陽府裕州

倪 端四川成都府仁壽縣

何史 訓四川叙州府宜賓縣

金輔伯 江西臨江府新淦縣

吳 昇直隸安慶府懷寧縣

張 固江西臨江府新喻縣

陳 睿直隸大名府開州

張 茂陝西西安府咸寧縣

汪 敬直隸徽州府婺源縣

張 敏順天府永清縣

彭 軫山西遼州和順縣

陳 璞直隸蘇州府嘉定縣

廖 恂廣東廣州府南海縣

唐世良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高 耿福建福州府長樂縣

李 亨四川成都府仁壽縣

馮 豫山東東昌府臨清縣

朱 衡湖廣衡州府衡陽縣

孟 鑑直隸保定府博野縣

楊 玉河南開封府許州

方 員福建福州府永福縣

王 頤山東登州府棲霞縣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Small rectangular seal or stamp with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